抗戰日報

第五七九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夏曆甲申年八月三十日

社址：山西興縣

八月初七日秋分 廿二日寒露

重要啓事

為建設我根據地抵制仇貨，敝廠利用上等原料精製肥皂，零整批發。存貨無多，欲購從速！
洗濯肥皂每箱（紅色一百條）本幣壹萬元。
常用肥皂每箱（白色二百塊）本幣壹萬元。

西北化學廠
神府縣萬戶峪營業部
分銷處彩林軍民合作社 啓

新到圖書

毛主席像（銅版） 一〇〇〇元
朱總司令像（銅版） 一〇〇〇元
歐洲形勢詳圖（彩色） 二〇〇〇元
華南形勢圖 一二〇〇元
甄家莊殲滅戰 四〇元
戰鬥在突中平原的英雄們（一） 五〇元
同右（二） 五〇元
同右（三） 五〇元
三個戰鬥 四〇元

新華書店晉西北分店
地址：興縣城東關

國民黨蔑視人民民主要求
延安評論家嚴予駁斥
改組政府與統帥部的要求是無法抗拒的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據中央社重慶四日電：是日下午，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某記者詢問政府當局對於組織聯合政府的意見。政府發言人張平羣答稱：「此說不值討論，吾人亦不擬討論」。延安評論家稱：自從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召集緊急國事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主張以來，為時已三週，隨着正面戰場危機的日益加深和國民黨獨裁統治腐朽無能的日益暴露，立即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已成為我國一切愛國同胞（包括許多國民黨員在內）和盟邦友人的一致呼聲，不料國民黨當局對於這一呼聲竟採取蔑視態度。張平羣是國民黨當局的發言人，他的話暴露了國民黨當局專制獨裁頑固不化毫無民主氣息的猙獰面目。目前，寇犯日深，敵騎迫近桂林，大後方門戶洞開，民族危難急於燃眉，只有立即廢止寡頭專政，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才能挽救這一危機。中國抗戰事業必須勝利，同盟國共同事業必須勝利，廢止國民黨寡頭專政，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已成為全國人民和友邦人士的一致要求，但是按照國民黨老爺們的意見還是「不值討論」，「也不擬討論」的，果真「不值討論」嗎？整個大後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敵騎蹂躪了，人民要求立刻追問國民黨的責任，這個責任是值得討論的。果真「不擬討論」嗎？你們儘管「不擬」，人民的死活與國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討論的。不管國民黨當局「討論」與否，廢止寡頭專政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這個要求是無法抗拒的。

國民黨無理抨擊英相演說
延安觀察家痛加駁斥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關於國民黨當局抨擊英首相邱吉爾在下院發言，延安評論家稱：自今年四月河南戰役時起，國民黨當局一連串的潰退失敗，引起了中外人士的不滿。現在桂林、柳州又告危急，湘桂路又將繼平漢、粵漢兩路之後淪於敵手，於是中外人士的不滿情緒更加增高起來了，就是平日對中國國民黨當局少作公開批評的英國首相邱吉爾，也不得不於上月二十八日在下院演說中論及中國東部戰爭時說：「儘管美國給中國豐富的幫助，但該國仍遭受嚴重的軍事挫敗，實為極大遺憾」。又說：「這是最大的令人失望和煩惱的事」。其實只要是中國人，只要是中國人的朋友，對國民黨當局這種嚴重的軍事挫敗，誰能不感覺「遺憾」，不表示「最大的失望和煩惱」呢？全世界各同盟國到處在進攻，在打勝仗，而「四強之一」的國民黨中國卻天天打敗仗，天天退卻，相形之下，實在太令人難堪了。

不幸的是國民黨當局對於中外人士的不滿意，直到今天仍然毫無反省的意思，他一再企圖把他潰退失敗的責任推諉給同盟國，他們說：中國失敗的主因是由於同盟國對華物資援助之不足，下至張平羣、梁寒操之流，上至孔祥熙、何應欽、蔣介石，莫不異口同聲的不斷發表此種聲明。這次邱吉爾首相的批評，國民黨當局老羞成怒，自然也是意料中事。本月二日使國民政府軍委會發言人對邱吉爾首相下院演說的批駁，實是人們早已聽厭了的濫調。

究竟美國援助國民黨當局的物資是「豐富」呢，還是「微不足道」呢？要正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弄清兩點：第一，這批物資是在何種具體條件之下運進中國；第二，這批物資在中國如何被使用於對日戰爭。抽象的爭論「豐富」或是「微不足道」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顯然的，在國際海運與陸運的交通幾完全被隔絕，每一噸貨物均需經過危險與困難的空運輸入中國的條件之下，從每月二、三千噸增加到現在二萬餘噸的運輸量，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成就。這裏，我們對於美國將士們那種英勇犧牲的精神，不能不表示感謝。但這樣千辛萬苦運進中國來的物資，送到國民黨手裏之後，絲毫沒有增強其軍隊的戰鬥力，那是明顯的事實。這些物資，或是在日軍進攻前而大批的拋棄而轉送給日本人了，或是被偷偷的儲藏起來，不是為了抗日，而只是為了預備將來的內戰，或是乾脆的為大批貪官汚吏所中飽了。這就是援華物資在中國被使用的實際情況。因此，關於美國援助國民黨當局的物資是「豐富」還是「微不足道」的問題。在我們弄清了上述二種具體情況之後，只能發生這樣一種感想，即這些物資對國民黨當局說來實在是「太豐富」了，他們簡直把這些寶貴的物資浪費[illegible]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民黨當局還要把失敗潰退的責任歸罪於盟邦的援助不足，除了表示這批老爺們的厚顏無恥之外，還有什麼呢？其實如果現在國民黨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失敗主義與官僚主義的寡頭政治不加以根本改變，即使盟邦援助他們的物資再增十倍以至百倍，將仍然是無濟於事，國民黨仍然會繼續打敗仗，仍然會繼續喪失土地，拔步狂奔，因而他們仍然會責備盟邦援助物資之不足的。

國民黨當局這種令人失望與煩惱的情況，使同盟國領袖們對於以後的援華方針不能不有新的考慮。舊的單純技術的只以國民黨當局為唯一援華對象的方針已經做不通了，以後的新方針首先應該注意到援華物資必須供應最能有力的使用這些物資以打擊日寇配合盟軍反攻的非國民黨的軍事政治的力量，同時對國民黨當局在物資上與技術上的援助，必須以其政治上的改革程度為條件。只有這樣的新方針，才能真正發揚中國抗戰的力量，縮短最後戰勝日寇的時間，減少同盟國人民與中國人民的犧牲，保障戰後遠東的和平，有利於中國，有利於同盟國。

閻錫山在汾陽一帶
組織狙擊組突擊組搶糧
為搶糧發起鳴鼓運動

（本報訊）閻部近於汾陽一帶，動員其行政人員及所有部隊，組織「狙擊組」「突擊組」，大事搶糧；並於汾陽三區、新屯各村組織民伕百餘名，各持口袋一條，隨其搶運糧食。據晉西南來人說：「今夏搶糧不下數十萬石，僅運往河西的小麥即有六萬餘石」。現閻部仍繼續在平汾鐵路以北一帶搶糧，手段極為毒辣，輕則非刑拷打，重則搶殺，如東姬莊、宋家莊各村均有被殺害者。其搶奪之甚，連山藥蛋均被搶去，每斤山藥蛋交民衆以「合作券」五毛。此項「合作券」為閻錫山向民衆搶購糧食之專用鈔券，不得流通市面，於是羣衆之糧歸閻，「合作券」亦被收回，把羣衆弄得兩手空空。

（又訊）七月間，閻部於該縣城內舉行「鳴鼓大會」，強逼民衆除「應納」之糧外，應盡量多交「助糧」，會後列隊遊行。當地羣衆評論之：「今夏所收小麥盡數交出也不夠閻士爺（指閻錫山）的，還叫交什麼助糧」。

今天和辛亥

魯迅先生勸要讀古書的人讀史，因為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糊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辛亥是一九一一，離一九四四不過三十三年，算不得古，但有許多人卻似乎已經忘記了，或者裝作忘記了，因此拿來和今天比一比，使人們記起今天國民黨當局的許多昏妄舉動，糊塗思想，和那時的何其神似，或者比那時的猶有過之，是有益的。這個比較，對全國人民固然有益，對於國民黨人尤其有益，因為還可以清醒一下他們的頭腦，並使他們正視自己的責任。

清朝末年的中國人民究竟為什麼對當時的統治者那樣恨得要死，至於不惜「予及汝偕亡」呢？這有幾個原因，而對於人民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們壓迫人民太兇。最早和最激烈反對滿清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九零四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做「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那裏面列舉了滿清政府的十條罪狀：

一、那滿洲人的政府，一切舉動只顧他們自己的利益，不顧被治的人的利益。

二、他們阻礙我們在知識和物質上的發展。

三、他們看我們是一個下等的民族，不許我們享同等的權利。

四、他們剝奪我們的天賦人權自由和財產。

五、他們常常施行官場的賄賂行為和縱容受賄的人。

六、他們禁止言論自由。

七、他們不徵求我們的許可，便徵收很繁重和不法的捐稅。

八、他們於審訊一個可以申辯的罪犯時，常常施以各種很野蠻的嚴刑，強迫他供出本身確是犯罪。

九、他們往往不經過法律的手續就來剝奪我們的權利。

十、他們對於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失職的時候，可以不受法律的懲戒。

但是這些罪狀國民黨統治者那一條沒有犯過，而且那一條沒有加十倍地犯過呢？譬如滿清末年的農民負担，約合收穫量百分之七八，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下的農民就必須負担收穫量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至於官吏的貪汚，人權的蹂躪，滿清和今天比起來，更是平淡得很。國民黨也許估一個便宜，就是不是滿洲人，和漢人沒有民族的仇恨。但是且不說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對國內少數民族同樣引起民族仇恨，單說國民黨所統治集團，在人民心中早就是一個異民族，而且這個異民族比當時的滿洲人厲害得多，第一是勢力更大，第二是方法更辣，滿洲人手裏沒有這樣多的槍，沒有這樣嚴密的經濟壟斷，沒有這樣普遍的保甲、黨部和特務組織。因此，應該完全公平地承認今天人民所受的痛苦比辛亥時更悲慘。

不過在清朝末年的一切志士仁人看來，更重要的乃是滿清統治者對於國家的危害。滿清從一八四〇年以後，不斷的喪權辱國，喪師失地，使中國有亡國的危險。在日本投海的烈士陳天華的通俗作品「猛回頭」裏，有一段話生動地代表了這種思想。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敗陣；痛只痛庚子歲慘遭殺傷；
痛只痛割去地萬古不返；痛只痛所賠款永世難償；……
怕只怕做印度廣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興無望；
怕只怕做波蘭飄零異域；怕只怕做猶太沒有家鄉；……
左一思右一思真正危險，說起來不由人膽戰心慌。
俺同胞除非是死中求活，再無有好妙計堪做保障。」

滿清政府的投降主義失敗主義當然是應該用「死中求活」的決心來堅決反對的，但是拿來和今天比較，也不免有小巫大巫之別。從一八四零到一九一一的七十年間，滿清喪失了中國四百萬方里的土地，而國民黨統治的十七年間，卻喪失了三倍多，現在還在繼續喪失。在滿清的時候，日本滅亡中國還只是一種可能，而國民黨的統治卻使兩萬萬以上的中國人民實際遭受亡國奴的境遇。國民黨當局在抗戰的八年中除了第一年比較有所貢獻外，其餘六年多實際上做的都是破壞抗戰的工作，以致直到今天還不能團結全國的力量，阻止敵人的進攻。此外，國民黨還直接分出了一個汪精衛黨，並派遣了大量的軍隊去担任偽軍。因此，國民黨當局危害國家的責任也比滿清政府更嚴重，這也是應該公平地指明的。（下接第三版）

臨南接敵區村莊 在緊張備戰中搶收

許多村莊作到人人都會爆炸

(臨南訊)接敵區各村已在緊張的備戰狀態中，展開了熱烈的搶收運動。某一接敵村的指揮部，領導全村開展爆炸，加緊備戰。一遇情況時指揮部立即在哨所上集中，商定行動計劃和派出民兵偵察，然後由一人留在哨所聽候民兵偵察的情報，其餘則分頭按已劃定的地區通知群衆立即作完事前工作，到規定地點集中，等偵實情況弄清後，指揮部即領導群衆轉移。通訊員在群衆與指揮部間傳遞消息及命令，如有新的情況即再移轉。群衆離村後，民兵即在全村埋上地雷。全村男女老少，都學會了埋雷的本領，曾炸死過敵人七名，現在又都學會了拉雷，為了很好地完成秋收任務，該村已與另一模範村展開熱烈的競賽，其主要條件為組織全村男女老少參加秋收變工及學會爆炸，民兵都參加變工組，保證比一般村莊提前半月完成搶收任務，除高粱蕎麥地外一律進行秋翻地等。現兩村已進入爭取秋收模範的熱潮中。另一行政村在佈置秋收的幹部會上，決定除民兵日夜圍困敵人外，後面村莊群衆抽出勞力幫助敵佔區群衆先搶收，以便收完後全部搬入根據地；在討論中，敵佔區群衆表示保證我前往人員的安全，後方群衆則表示秋收後可盡力幫助前面群衆，並協助其解決一切困難。新收復的某村，群衆已用全村大變工的辦法組織了一百四十餘人的變工隊，在民兵掩護下，一天中將靠近碉點、汽道旁已成熟的蕎麥山藥蛋，大半收割回來，大家非常高興，紛紛慰勞民兵。(薛益、魯石、張民植、谷洪、學廳)

河曲下楡泉行政村 秋收完成加緊積肥

(河曲訊)三區下楡泉行政村，秋收中組織了二十七個變工互助組，由陰曆八月初六日開鐮，八九天的時間已把六千九百三十五垧莊稼收割完畢。每組分工合作，一面收割，一面打場，就打就埋，還幫助駐軍掏山藥、割蕎子七十多個工。現又組織一百五十三頭牛、七十五頭毛驢、五個騾子，大量翻秋地和開秋荒，計劃明年好好擴大生產。九月二十八日，利用天雨時間，下楡泉群衆四十餘人集會研究明年生產，生產隊長□雙鎖發起積肥競賽，村長張成林，首先訂出自己的計劃，冬天一面工作，一面積肥，要積十五馱，跟着每人都訂計劃，婦女們每個人都積五馱。張四全是個五十多歲的老二流子，看見別人熱烈提出計劃，他也說：「一定要積肥十馱」。本村計劃在各大路口上挖四十個漏糞坑，大量漚積爛柴、爛草，明年開春可增肥六百馱。此後，張希堯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和張希存每天都拾兩三筐糞。(陳炯)

興縣二區 精紡精織運動開展

群衆多用紡車紡經綫了

(興縣訊)精紡精織運動，在二區已有很大的開展。六月末全區模範紡婦會上，婦紡英雄楊圓兒提出發展精紡精織，並親自領導五個模範紡婦集體學會紡經綫，回到村後，就熱心教給別人，先後在楊家坡、高家村等中心村莊開辦了精紡訓練班十五次，教會了精紡婦女一百四十二人，新快機訓練班十三次，教會了婦女一百二十九人。婦女楊愛英、康秀英等對精紡精織的推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楊愛英在楊家坪就辦了四次訓練班，她教會紡織組長，再由組長傳授給組員，辦法很好。各村的合作社也積極推動精紡精織，高家村等合作社都開快機訓練班，楊家坡合作社兩個女工各帶快機一架，到各村教授婦女快機織布。現在全區有二十一個自然村集股紛紛成立紡織合作社，並實行集體紡織。有的合作社把土機改成快機。目前一般群衆已打破過去崇拜撿經綫的落後想法，同樣在用紡車紡經綫了。春季初開展精紡時，會紡細經綫的很少，經綫多半靠撿綫供給，合作社也按撿綫和紡綫分付給工資，織布工人也認為撿的綫比紡的綫好。實際撿綫是一種落後方式，一人一天只能撿一兩，(八支紗)織一個四八布就需一斤半綫子，織出的布兩頭不勻，很容易破爛；而紡細經綫，按現在的速度，每人一天能紡二三兩，織一個四八布只需一斤四兩經綫，織出的布好看又結實。群衆已從實際經驗中了解到應該紡經綫而不用撿經綫了。(閻玉、王貴林)

白改玉村 秋收即將完成

(興縣訊)白改玉村在戰時指揮部領導下，全村男女老少加緊突擊秋收，現已收起全村三分之二的莊稼。該村變工隊因在春耕夏鋤中有些組沒有把長短工下的人工還清，以及其他等原因開始夏收時只變起了二三組，後經白改玉等人領導大家開會深入檢查教育，把欠下的人工，由大家討論許定還工或給工資。全村十三個變工組就全變起來了。男人婦女分工收割，男人收山上的秋田，婦女收坪地棉花(已收完)和山藥，現在全村紅豆、蘼子全部收完了，穀子也收了大部份。為了防敵「掃蕩」，實行快收快打快藏，十三個組都早起晚歸，計劃在三天內突擊收完全部莊稼，早晚都搶擂小塊地的莊稼，其他大部份莊稼放在地裏晒乾後，有野場的搶到野場裏打。為防止敵探小偷的破壞，民兵兒童日夜加緊抗日戒嚴。該村有用花軋花工人和合作社油房協工共二十四人，不能參加秋收，變工隊給他們收秋，他們按勞力給工資。該村種秋地少的變工組，已先借牛翻秋地，供給牛主草料，不叫人工，為不使牛耕壞，誰的牛由誰來犁或固定犁人翻秋地，由別人給他秋收或還工。(閻玉)

(興縣訊)趙家川口各變工組，連日突擊秋收，以備在地裏壘下九面大野場，就地打藏，省下一半人工，三五天內即可收完，利用秋收省下的工夫，將大量翻地，有的小組決定棉花地全翻，其他的地至少翻一半；耕牛不夠，已新買進六頭。(王奎茂)

又，在秋收中，全村婦女、兒童都按組織、小組組織起來摘棉花。婦女共有十組，由模範紡婦白粉圓領導；兒童四個組，由學校教員領導。八天之中，光兒童就摘了一百四十三畝半地的棉花一千四百五十多斤。(柏全喉)

河曲五花城實驗統徵 負担面擴大負担率減低

原因是群衆生產發展和個個實報

(河曲訊)五花城統徵實驗已順利完成，實驗結果是負担面擴大，負担率減低，使各階層負担更為減輕。去年該村負担面為百分之七七、八，今年因回贖與調劑土地，貸糧貸款，許多貧戶都上升為應徵戶，所以負担面擴大為百分之八七、八。去年該村負担率佔總收入百分之二十七、六，今年降低至百分之一七、四，按原徵收數計算，去年每分合糧七升三合五，今年每分僅合糧五升四合。其原因除負担面擴大外，該村去年曾隱瞞了八百八十五畝四分土地，今年因群衆運動開展，完全實報了。其次，該村水坪地佔百分之九十，今年的莊稼特別好，每畝產量平均六斗二升多，也是負担率減低的原因之一。該村開荒一百四十七畝，所產九十八石五斗，種棉七十七畝之產棉一千零六十六斤，都按條例免徵，產麻二千九百餘斤，也按七成計徵，示獎勵。在貧苦農戶產量中，也扣除了貸糧貸款十五石多細米。在這次實驗中，出現很多實報的範例，縣內裕富場提出報的上實，大家鼓掌歡迎，說他大公無私。轉變了的二流子郭二毛挑，想到新政權幫他翻身不應隱瞞，除自己實報外，並勸說別人實報。當去年隱地最多的惡霸鎖報的時候，村長說：「今年惡霸鎖村了便宜，少報土地，今年要絕對實報呀！」於是大家一齊鼓掌歡迎，他也實報了。還有些不願實報的人，在大家推動下也都實報了。實驗完畢以後，不論貧富一致稱贊公道合理，決心明年更加努力擴大生產，以擁護行署減徵決定。(丁如鎖)

拾金不昧

——七支隊王勇為同志——

(本報訊)七支隊王勇為同志於七日午後，從興縣返回，途經碾子溝，見一寶鷄小販在路旁休息，距小販數步遠處有五十元鈔票一張，他拾起後，問小販是否遺失的，該小販將自己的錢數了幾遍，說沒有少一元。此時路上又無行人，王勇為同志將錢帶回部隊，一看是兩張，共一百元，他原封不動地送交上級，這種精神只有在八路軍的部隊才會有。現該部將錢送來本報，讓失者見報來領取。

神府各地群衆 慰勞軍隊優待抗屬

婦女給部隊趕製冬衣

(神府訊)(遲到)神府各地群衆於中秋節熱烈慰勞軍隊。勞動英雄王基池、劉德如人，把行署減徵公糧的決定，是軍隊機關生產的結果，向群衆宣傳後，廣大群衆紛紛慰勞傷病，自計有麥子八石，菜蔬千餘斤。一區三鄉指導員王貴仁發動群衆慰勞榮譽隊菜子、瓜子、紙煙等物品甚多。中秋節日，榮譽隊並請該村抗屬及村幹部會餐，王貴仁還發動群衆，捐出四十二馱炭，抽出人畜給抗屬耕老麥地。某部醫生經常給該村群衆治病，引起該村男女老少熱烈的贊誠，兒童拿着月餅、瓜子、紙煙等物品勞軍，轉變過來的二流子阮候且、于景貴兩人，感激政府部隊幫助他翻身，拿着月餅、[illegible]慰勞傷病員。[illegible]也送給衛生隊麥子，組織慰問[illegible]物品，[illegible]傷病[illegible]，請抗屬吃飯。目前該鄉群衆正為部隊趕做四百套軍衣。一區各地婦女亦從秋收百忙中，擠出時間幫助軍隊縫做冬衣和軍鞋。香草朋抗屬王拴有自動提出要為前方戰士做軍鞋四雙，連夜趕工做成後，又幫助有小孩的抗屬做軍鞋兩雙。(江濤、劉文敏、劉耀西、劉學英)

二分區軍民集會

慶祝秋季攻勢勝利

(二分區訊)中秋節日，分區召開慶祝秋季攻勢勝利及軍民聯歡大會。部隊、機關整隊前往，男女群衆都穿着新衣，參加大會，當被俘之朝鮮人及由反正偽軍編成之神享游擊大隊第一中隊持槍進入會場時，引起全場的注視。會場西邊擺許多繳獲之勝利品，大家看了更加興奮，大會首由許司令員報告秋季攻勢勝利經過和成績：一個月內共作戰十七次，攻克倫桐坪、李家山等九個碉堡(內有一座係未攜毀)，斃敵軍四十一名，偽軍二十三名，傷敵軍二十一名、偽軍二十二名，俘日本、朝鮮人八名，偽軍三十二名，反正偽軍五十六名，繳獲機槍二挺，步馬槍七十二支，爆炸器材二十餘箱，測量器二部及子彈、戰馬等其他勝利品多件。接着許司令員號召大家要加緊準備反「掃蕩」，武裝保衛秋收，各村要普遍建立指揮部，擴大變工組，做到快打、快收、快藏，不讓敵人搶走一顆糧。一個被俘的朝鮮人也登台講話，他說：「朝鮮被日本滅亡三十四年了，朝鮮人民受盡了羅困和痛苦，現在隨八路軍一道，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朝鮮。」反正的偽軍分隊長講話中，報告了敵佔區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敵人的殘暴罪行，同時他痛斥他自己過去給敵人做事的罪惡，並當場將偽軍徵章撕掉，表示要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抗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最後由七月劇團演劇助興。(孟現)

苦死婁煩的敵人

王學謙、劉錦章

(這篇通訊是我軍九月二十五日攻克婁煩以前寫的，從中可以看出敵被圍困時的狼狽情形——編者)

婁煩的包圍圈一天天在縮小着，民兵已經到了婁煩村要去活動，敵偽軍整天在小原台上死守着。日本曹長小原給他的朋友信中曾寫着：「思想起來婁煩新淚泣泣」。靜樂城裏的敵人為了解救這種形勢，在八月十日的夜間調集了百多個敵偽軍偷偷地到了豐潤，因我民兵和武工隊不斷阻擊，不到三十里的路子走了一天又半夜的時間。搶援來的敵偽軍在十七日出來了一個娘娘廟，好像是示威，又好像示意我們：「明天要回城了。」這次回城不走汽路走山路，不白天走而在黑夜走；不走河東走河西(汾河西是敵佔區)，怕走漏風聲，連下靜游和東六渡的偽軍都沒有通知。

不論敵人是如何保守着秘密，我們的民兵和兩挺輕機槍卻同時地埋伏在河邊的蘆葦塘中待着。當敵人三五個的抱在一起過河的時候，我們的輕機槍像貓捉老鼠似的從一百五十米遠的距離發射出猛烈的火力，河中的敵人亂成一團糟，河岸上的敵人嚇得像毛驢拉磨似的直轉圈。

自從利潤敵炮台給我們攆毀後，我們把繳來的八二迫擊炮搬到婁煩附近來，加強了圍困。九月五日下午五時，婁煩的敵人正集合唱歌，唱到「一……命令何等嚴：打：」的時候，我們的炮彈打了偽軍的炮台院內去，死傷了好幾個，第二天敵人嚇得連操也不敢出了，我們從婁煩河東隔河再度炮擊，這樣一來，敵人動搖起來，偽軍都請假回家不幹了，鬼子連日打聽利潤炮台日軍俘虜後的情形，是否一死了死了的。」想了解八路軍優待俘虜是否是真的。另方面，炮聲激起了群衆的勝利鬥爭的情緒，都說：「婁煩敵人這就估不住了，咱們這就熬出來了。」

河曲木匠杜明

努力製造紡織工具

(河曲訊)木匠杜明於今春開始紡織時，就大量製造紡車，後因供不應求，他又組織七個木匠一齊製造，至夏收前，共製紡車三百六十一輛，織布機八架，輪綫機一架和繞綫車子等，夏收後，他學會修軋花機，製錠葫蘆和繞綫陀等，利用晚飯後的休息時間，把這些紡織零件製好，交給合作社供給紡婦們使用。最近因木棱困難，杜明就自己做起，現在也成功了。(李庭林)

嵐縣某區被俘偽人員

經教育後大都轉變

(嵐縣訊)某區今年對敵鬥爭中，獲得輝煌成績，七個月中共逮捕漢奸、偽軍三十五名，計：特務份子十六名、偽區助理員以下偽人員五名、偽軍八名、漢奸、土匪共六名。三十九人中除六名死心踏地事敵者外，其餘均經教育後釋放。群衆都認為抗日政府給他們除了害，偽軍家屬感激我們教育了他們的子弟，一個悔過自新的說：「我對抗日政府的寬大政策特別感激，今後決心幫助抗日。」(廿草)

(嵐縣訊)敵寇的毒化政策，弄得敵佔區到處都是「大烟鬼」和「白面客」，只下靜游村就有六十個吸白面的，全村每天支出白洋一百元以上，今年即耗去三萬六千元白洋，有一個「白面客」，兩月中即將三十畝良田吸食一空。敵寇政策之毒已至極點！(廿草)

陝甘寧邊府召開大會
熱烈慶祝雙十節
要求立即改組政府與統帥部，挽救目前的危機。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昨日上午，邊區政府慶祝雙十節，李副主席和各廳長在邊府辦公廳招待美軍觀察組、外國記者及延安各界代表，毛主席朱總司令亦親往參加，情況至爲熱烈。

朱總司令勸新專制主義者 接受民意實行民主

新華社延安雙十節日電：延安雙十節慶祝大會，昨日下午一時在參議會大禮堂舉行，到各界代表及外賓共千餘人。在民政廳劉廳長宣佈開會意義後，即請朱總司令講演。總司令說：三十三年來的中國歷史，是封建勢力和民主勢力鬥爭的歷史。滿清的封建皇帝被人民推翻以後，中國成爲民國，但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袁世凱集合一切封建勢力想做皇帝，他鎮壓革命勢力比滿清還要厲害，他統一了二十四省，走那來「武力統一」一着的最大成功。然而雲南起義，全國響應，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垮台了。自此以後，封建軍閥如曹吳之流誰都不敢稱帝，但實際上個個想做皇帝，可是結果都站不住脚。在革命勢力方面，因爲找不到正確的出路，以致屢遭挫折。一直到「五四」以後，共產黨出現，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發動群衆，因而有了大革命的光輝勝利。後來封建勢力又陰謀破壞，從革命隊伍裏找到了它的代理人，舉行「清黨」，屠殺數十萬的革命群衆與優秀的熱血青年，殺人之多，超出歷來的專制主義者。不僅如此，還拜希特勒墨索里尼做老師，組織特務，荼毒全國，以致國家元氣大傷，日寇得以侵凌。總司令接着詳述在今天敵後廣大解放區內實行了眞正的民主，所以七年來愈戰愈強；而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因爲沒有民主，所以有今天正面戰場的潰收。最後，總司令又歷述西南戰事的危急情形，勸告新專制主義者不要走西太后、袁世凱、曹、吳的道路，亦不要採取無補於事的僞裝憲政的愚民辦法，而要老老實實接受人民公意和友邦諍言，實行民主。只有這樣，才能挽救目前危機。

周恩來同志提出 改組政府統帥部的步驟

繼請周恩來同志講話。他首先分析了目前極端有利的國際形勢，及中國戰場上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之完全相反的形勢：敵後戰場在節節前進，正面戰場在步步潰退。並指出挽救正面戰場目前的嚴重危機之唯一辦法，乃是立即由國民政府召開緊急的國事會議，改組國民政府，改組統帥部，成立聯合政府聯合統帥部。其具體步驟是：「第一，由各黨各派各民衆團體各抗日軍隊分別選出代表，參加此次緊急國事會議，爲便於開會起見，人數可不必過多；第二，應該馬上召集和不能延遲；第三，應在國事會議上訂出共同的施政綱領；第四，在這個共同綱領的基礎上，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其中應吸收堅持抗戰團結民主方針的各方面的領導，應該消除法西斯份子；第五，這個聯合政府應該有權利改組最高統帥部，應把各軍隊的主要代表吸收進去；第六，聯合政府成立後，應很快召集國民大會，製定憲法，實施憲政。」接着，周副主席用簡明的數目字，生動地說明了半年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慘敗情形，和我們敵後軍民英勇鬥爭的成績。正面戰場失掉土地十二萬方公里，而我們收復了五萬方公里；正面戰場淪陷了四千多萬老百姓，而我們解放了四百多萬老百姓；正面戰場淪陷了一百零二個城市，而我們奪回了八個城市；正面戰場損失了五六十萬軍隊，而我們卻增加了十萬軍隊。這樣看來，我們是有功於國家民族的，而國民黨當局卻是有罪於國家民族的。周副主席又用具體的數目字說明了我們在七年抗戰中的偉大業績：七年來，我們華北華中華南十五個根據地，解放了的人口達九千萬，佔淪陷掉的兩萬萬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解放的土，八十三萬七千方公里，佔被敵人佔去的一二六萬方公里的百分之六十六；失掉的城市我們又奪回來二一八個；現在我們有正規軍五十七萬，武裝起來但不脫離生產的民兵二百二十萬，還有沒有精確統計的自衛軍數百萬；我們有五百九十一個民選的縣政府，八十五個民選的專員公署，十二個民選的邊區政府（陝甘寧邊區不在內）及行政公署。周恩來同志最後強調說：現在時局緊迫，刻不容緩，我乘紀念國慶之際，再次提出立即改組國民政府與統帥部之主張，希望國民黨當局能迅速接受這個挽救時局的唯一辦法。（周恩來同志演辭全文俟收到後刊登）

李副主席代表邊府 要求國民黨當局 立即結束一黨專政

最後，李副主席講話。他說：「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這是中國人民應該慶祝和紀念的日子。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只是有了個中華民國的招牌，沒有民主政治的實質，相反的，是以新的專制主義代替了舊的專制主義。特別是今天，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背叛了辛亥革命的優良傳統，背叛了三民主義，實行法西斯主義的寡頭專政。」接着，他敍述了半年來正面戰場的失利，造成了抗戰以來空前的危機，並指出這是法西斯主義的寡頭專政的結果。李副主席駁斥了國民黨當局至今還不反省，而把打敗仗的責任推給盟國，並企圖消滅在敵後英勇抗敵功勳卓著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政權，要將其大部取消。李副主席興奮地說：「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確繼承了辛亥革命的光榮傳統，實行了三民主義，所以敵後軍民已經變成不可摧毀的力量。國民黨天天打敗仗，我們天天打勝仗，國民黨走到那裏有敵人就跑了，而我們卻是那裏有敵人都追上去。」最後，李副主席代表邊區政府向敵後英勇奮鬥的軍民致敬，慶祝他們的勝利。並呼籲全國人民和盟國朋友援助他們。同時代表邊區政府，要求國民黨當局廢除他們的法西斯主義政令和失敗主義軍令，趕快將盟國援助的物資按抗戰成績公平分配，趕快結束他們的一黨專政，立即召開緊急國事會議，改組國民政府和統帥部。至此，大會於軍樂聲中散會。

羅斯福雙十節談話 日本被逐出中國大陸之期已在不遠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華盛頓訊，羅斯福於辛亥革命三十三週年發表談話稱：「我相信日本被逐出中國大陸之期已在不遠，如此，中國人民將與我們及其他聯合國一起，在免除侵略的世界中，建立持久的和平。」

因爲怕人民知道真理 法西斯爲什麼檢查新聞？
——美報專欄作家諾佛說

新華社延安十日電：美聯社訊：美報專欄作家諾佛說：國家間不受檢查及宣傳的牽制，而得相互交換新聞，對於維護戰後和平實爲重要。軸心國家政府用以使其本國人民及佔領區內人民處於被征服狀態的一個主要策略，就是使他們不能知道眞理是什麼，每一個軸心國家的四週均建有檢查的高牆。舉例來說，德國報紙可登載的，除政府許可者外，別無他物，德國人民也被禁止收聽外國的無線電廣播。最近若干年的經驗，明顯指出獨裁政權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報紙的存在。美聯社總經理古柏最近根據報紙的經驗，曾舉出新聞自由的需要如下：一、全世界報紙應普遍享受自由；二、保證每國至少有一個通訊社是由訂戶與報社共同所有；三、每一通訊社可參加其本身所選擇的國際新聞交換協定；四、保證獲得官方新聞傳遞便利的平等待遇；五、禁止任何國際宣傳的新聞機構包藏國際秘密。

◇　◇

亞琛完全被圍 盟機與重砲展開猛轟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倫敦訊：亞琛城已全部被圍，所有交通綫皆被切斷。德軍拚死從城西及東北企圖衝入城內增援守軍，但被盟機轟炸與重砲的火力逐退。城內德軍據城死守，拒絕盟方促降勸告。自昨日下午一時起，盟國重轟炸機即連續出動轟炸，直至夜間方息。緊接着二百門重砲齊對該城作有系統的轟擊。按亞琛爲德國三十四大城之一，居民十六萬五千，守軍僅二千人。

英蘇團結委員會 將舉行全國代表大會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據倫敦新聞社倫敦訊：英蘇團結全國委員會組織的與蘇友誼合作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於十一月四五兩日在倫敦舉行。大會將由各階層名流一百人主持，內有英前相勞合喬治，蒙哥馬利的母親，作家、工程師，教授及新聞記者等，蘇名流已被邀由蘇來此。

立陶宛蘇軍擊潰敵五師 直達海岸切斷敵退路
希臘與南國南部德寇陷絕境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莫斯科訊，立陶宛蘇軍擊潰德坦克部隊二師步兵三師，在追擊潰敵中，前進三十公里，於十日直達默麥爾以北的波羅的海海岸，佔領帕倫加城，因而完全切斷默麥爾以北波羅的海沿岸十萬德軍的退路。同日，蘇軍攻克默港東南的托羅根城，又擊潰德軍一師，默麥爾港已遭受南北兩面的夾擊。匈境蘇軍於十日推抵匈京東南九十公里的大城德布勒森，與德軍在四郊激戰。德布勒森爲匈牙利東部至外西爾瓦尼亞一個二百三十公里袋形地帶德軍撤退的要衝，其鐵路已被切斷，故袋形德軍已陷於被圍狀態。昨日蘇軍攻佔外西爾瓦尼亞的首都克羅什，蘇京莫斯科以二百二十四門大砲鳴禮砲廿響祝捷。在南斯拉夫，蘇軍、鐵托的南段蘇南聯軍強渡摩拉瓦河，佔領准里卡普拉那城，因而切斷伯爾格萊德——尼西——雅典鐵路，使希臘及南斯拉夫南部另十萬德軍陷於絕境。

今天和辛亥
（上接第一版）

滿清末年的中國愛國人民爲什麼不採取改良的方法而採取革命的方法呢？就是因爲滿清政府不願自己改良而一顧人民革命。滿清政府的頑固派拒絕任何認真的改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變是一個最顯著的例證。一九零一年以後，慈禧和載灃也相繼做了一些改良的姿態。關於這些，孫中山先生在上面所引過的那篇文章裏說：「在庚子事變後，有人相信滿清政府也許在這個時候把它的國家改良一下。起初，他們也偶然發出改良的文告，但這不過是他們拿來欺騙和緩民衆激烈運動的具文罷了，改良國家這件事，在他們手裏是絕對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改良是和他們有害的，改良以後，他們便失去現在所享的許多權利和特殊的利益」。正是如此，一九零一年一月慈禧下了一道詔書，說是「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絃。」一九零六年考察外國政治的五大臣回國奏請仿行憲政，也說是「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從此以後，就頒布立憲呀，頒佈憲法大綱呀，九年後立憲呀，五年後立憲呀，中央要立資政院，各省成立諮議局呀，責任內閣呀，表面上很是熱鬧了一番。但是有一點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就是「萬世不易」的君臣君臣，就是「大權統於朝廷」的軍令政令統一。正因爲滿清政府在這一點上的頑固到底，它和人民的矛盾就不能以改良的方法來解決。但是今天的國民黨當局不也是一樣地頒佈五五憲草麼？不也在「決定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爲憲政開始日期」，「民國二十四年四月開國民大會開始憲政」，「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民大會」，「限於民國二十九年召集國民大會」，「抗戰結束後一年實行憲政」云云麼？不也在一樣地中央成立參政會各省成立參議會麼？國民黨的立憲諾言比慈禧載灃給得更多，而國民黨的參政會參議會的產生方法與實際權力，竟至今還不如滿清的資政院諮議局，因此說國民黨當局比滿清政府更頑固，不也是夠公平的麼？

因此，人民應該知道，今天的國民黨當局和辛亥時的滿清政府，在其壓迫人民危害國家和頑固不化的程度上，即不說是超過，至少也是「何其神似」。國民黨當局和全國國民黨人也應該知道或覺悟，從而覺悟到今天中國人民對待國民黨當局並沒有採取辛亥的手段，而只要求它結束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這又是何其仁至義盡，委曲求全。

自然，國民黨當局今天雖然實行着背叛辛亥的失敗主義，總還在與國內人民和國外盟邦共同抗日；雖然實行着法西斯性的專制主義，總還沒有與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抗日黨派最後破裂，這或者是國民黨當局唯一可以自辯的地方。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國民黨當局既然與滿清政府處於如此極不相同的國際國內環境：——政治上是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潮流，中國也有如此強大的民主勢力，軍事上是全太平洋的抗日戰爭的勝利反攻，中國也有如此強大的抗日友軍（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還有抗日積極性的中國軍隊），而國民黨當局仍然繼續壓迫人民，繼續危害國家，繼續頑固不化，也就比滿清政府愈加不可原諒了。國民黨當局既然自居爲抗日民主陣線的一份子，卻又從中作梗，阻礙抗日的勝利和民主的實現，也就愈加不可容忍了。滿清政府的一套辦法終於沒有能挽救自己二百七十年的統治，沒有能阻止辛亥革命的爆發。今天國民黨當局既然許多事情辦得更壞，則如何學習辛亥的這個教訓，而不裝作若無其事，就在於國民黨人的好自爲之了。（解放日報雙十節社論）

西南暴風雨

雲南日報記者　淮冰作

大後方通訊

按：這個通訊載在八月三十日雲南日報，記載始自長沙戰起終於衡陽作戰的西南動態，其中所報導的事實，告訴了我們國民黨政府及統帥部在日寇嚴重的進攻面前究竟是怎樣想的，它的「軍令」以至於國民黨的整個統治之「各方面的眞象」又是怎樣的。特為轉播，以饗敵後各地讀者。

（1）戰爭是個最好的考驗

湘戰爆發，似一陣暴風雨，無情的襲擊着我們的前方、後方，大後方，它使戰局相持下安定了五年的西南整個動盪起來。

還在三月底，軍委會剛公佈長沙敵人軍運頻繁的消息之時，長沙、衡陽和湘江的美國僑民即奉到領事館的命令，要他們在秋季以前撤離上述地區，據說他們獲得確實情報，敵人要打通粵漢路。

我們一向是把外國人當為消息靈通人士的，但這次美國首先傳出敵人要打通粵漢路的消息，顯然對中國人心毫無影響，他們還認為外國人神經過敏，雖然若干寫文章的朋友們也在預測着敵人今後攻勢動向地位，但人們（按：當然是國民黨當局那些人們）卻把罪過完全加於他們，說「現在快要到總反攻的時候了，甚麼時局嚴重，完全是這些文化人造出來的」。

確實的，大後方已早就恢復戰前「繁榮」景象，嗅不到戰時氣氛。論抗戰，我們的時間最長，我們是盟國中的一老大哥」，人家天天反攻，我們當然也要「未雨綢繆」，暢談戰後問題（按：去年九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宣言決議，就完全表現了寡頭統治者的這種暢談與夢想了）。南岳會議後，人們對反攻的信念（！）更為堅強，有些人預測我們今年可以在武漢過中秋，到南京過新年。反攻既然轉眼就要到來，人們都忙於戰後打算，憧憬戰後美景，有誰願意相信敵人會向我們發動攻勢的消息！

長沙敵軍的調動，被軍事專家（按：即國民黨統帥部）解釋為敵人怕（！）我們反攻，故意以船隻開來開去，做出增兵的幌子來欺騙（！）我們，使我們不敢發動反攻。他們說外國人太不相信中國的軍隊，其實我們有着三次長沙會戰勝利（！）的經驗（按：這所謂「勝利」是在敵軍「活塞」作戰下得到的，原因是敵軍開回去了，因此國民黨軍隊就勝利了），再加以美國空軍的配合作戰，就是來犯我們，也可以造成第四次「大捷」，把敵人打退的。四月十七日，中原之戰爆發了，他們認為敵人的攻勢既施於中原，湖南是可平安無事了。他們的話代表着官方意見，是為老百姓所相信的。

在中原砲火連天一片喊殺聲中，湖南在忙着建設南岳，以數千萬預算建築中正醫院、肺病療養院、忠愛社、體育館、游泳池、……供闊人們消夏避暑，並以建設南岳表現出建設湖南的成績。那被人們斥為暴發戶的衡陽市，也在拚命建設馬路，舖了砂子還不夠，一定要澆柏油，有一個球場還不夠，一定要趕工再修一個，郊外蓋起了一座住宅，市區建起了一座座洋房。衡陽幾乎摩登起來了，有些工業家更着手賣廠，打算購外匯到美國辦新機器，派人到武漢去買地皮。中原的戰火雖猛，並沒使人從憧憬戰後的美夢中驚醒。

可是從五月份起，在衡陽的美國空軍出街時，奉命須帶手槍，他們隨時表示着準備作戰的姿態。

（2）長沙突失信心動搖

河南戰事還未平息，誰都沒有想到敵人會於五月廿七日夜展開進攻湘北之戰。直到敵人突破第一道防綫新牆河抵至第二道防綫汨羅江時，還有人相信（按：正是國民黨統帥部這樣相信）這不是一個大規模攻勢，敵人目的不過是騷擾騷擾而已，到了汨羅江就會退卻的。

長沙離前綫雖不過兩百多華里，但長沙二十多萬市民卻本着長沙三捷經驗，安靜的渡過戰事展開的最初兩日。可是僅僅兩日，從五月三十日開始，長沙開始了騷動，因為有信心的突然變為非常沒有信心，他們發現敵人兵力龐大，而且離長沙已經不遠了。

當局的命令是限三天疏散完竣，長沙的公路和鐵路早在二十八年即已破壞，靠着一條湘江和幾條小路，要使二十多萬市民和物資三天內疏散完竣，實在是件不可能做到的事。但不可能的事也要可能做到，這是軍事當局的命令（按：這就是「軍令」），而且敵人確已經殺過來了。

一切交通工具都在軍事當局統制下，當然軍事機關可以得優先權，其他機關也可以得到便利，一般民衆的有沒有疏散工具，是沒有人去問的。有錢的可以利用鈔票大顯神通，一千元過一次江，五萬元包一隻民船到湘潭，逃在所不惜。有力的也可施展本領，擠頭破血流，也要拚命擠上。受苦的是無錢又無力的人，留在江邊哭哭啼啼，目送着一船船的向南駛去，他們有的發誓不願走了，但執行命令的警察逼着他們拖着苦命的身子，丟去視為生命的行李，踏上小路，向四鄉走去。

四年來，物價高漲，人們都競相囤貨不存錢，所以疏散命令一下，人們紛紛拋貨。然而到這時，那個們要貨了？故富翁巨賈也竟有無錢逃難者，即以最易攜帶的金子說，曾由二萬元跌到七千元，還是沒人要。逃難的錢既沒有，那有錢運貨，長沙到處可以看到貨棄於地的現象，不知多少人宣告破產，多少人的美夢遭受毀滅。……

長沙人並不因敵人殺到長沙而對薛岳將軍有何不相信，他們相信薛氏定可本其三「捷」經驗而第四次把敵人打退的，所以有三分之二的市民是逃到湘潭湘鄉一帶距長沙不到二百華里以內的地方，準備隨時回到長沙，逃到衡陽的都已經是被認為膽小的人了。但是他們遭遇的結果是怎樣呢？長沙淪陷，敵人已先迂迴至湘潭湘鄉，一條風景秀麗的湘水上，竟成為敵人宰殺無辜難民的屠場（按：這個慘局完全應當由國民黨統帥部來負責）。

（3）應戰前前後後

長沙疏散完畢後，長沙就成為有名的「鐵軍」的長沙，這個部隊先後經過張發奎、薛×兩將軍率領，是抗戰最力部隊之一。長沙是抗戰名城，鐵軍的將士們深以當局能把保衛長沙的任務交與他們，引以為榮，他們均願與長沙共存亡，以血肉來保衛這夢人的故都，不要她在第四次被攻入，被敵人所沾污。

長沙四週均為丘陵，中橫湘江，江西岸為岳麓山，可以踞高臨下，控制全市。第三次長沙會戰，敵人以優勢火力，三面圍攻，所以凡三日而不下，就是因為岳麓山我們砲兵發揮了最大威力。這次岳麓山山脚被作為砲兵陣地，而且用的是由美國援濟的新砲，同時長沙市郊的工事經過二年多的經營，當然也更堅強了，故從薛岳將軍到守城士兵，大家對於保衛長沙都具有信心。

第三次會戰是由薛岳將軍親在岳麓山指揮，這次薛氏是交給他的參謀長趙子立將軍負責，鐵軍張德能部和特由後方趕來的新式砲兵歸趙氏指揮。

敵人雖由新牆河進到離長沙僅僅八里的撈刀河，但卻沒有向長沙猛攻，他的先頭部隊轉向湘潭株州寧鄉，先把長沙東北南三面包圍起來，然後再分兵強渡湘江，會合由寧鄉南下的部隊進攻岳麓山，砲兵到了與敵人短兵相接的境地，砲雖好，兵雖勇，也無能發揮威力了（按：因為國民黨統帥部的戰略只是應戰）。長沙還未與敵人正式接觸，而保衛長沙所依附的岳麓山最主要部份已不守，長沙的守將們因責任重大，不能[illegible]必要的打算了。

岳麓山砲兵既不能發揮威力，停滯在長沙外圍的敵人方開始放肆的佯攻，經過三十三小時的激烈戰鬥，張德能將軍接到上峯命令，改變與敵在長沙決戰的計劃，率領部隊突圍撤退（按：執行統帥部「軍令」而撤出長沙的張德能，以後在「貽誤戎機」的罪名下又被統帥部槍決了）。

抱定決心以殉名城的將士們聽到這個消息，他們並沒有因可以逃回而喜，他們以長沙如此淪陷而悲，然而軍令只有絕對服從（按：就這樣在服從國民黨統帥部之失敗主義的「軍令」下，張德能被槍決了）。長沙終於第二次陷於敵手了（三十年十一月，敵第二次進攻，曾在長沙停留五日）。據傳，漢奸唐生明率領着偽軍參加進攻長沙。唐過去做過長沙警備司令，對長沙地形是頗為熟悉的。

（4）盲目的樂觀主義

直到長沙失守，這個早把抗戰忘到九霄雲外的衡陽才開始嗅到些戰時氣味，緊警報每天照例由早晨天一亮至夜十一時始解除，然金素琴仍不減其號召力，座無虛席。照例商人的感覺是很靈敏的，為甚麼前方打得這樣緊，位距前綫已不遠了的衡陽竟如此安定呢？

原來衡陽的人是有他們的看法的，他們認為敵人前三次進攻都被我們打退了，這次進攻雖說兵力多些，我們不一定能把他們打退，但敵人頂多不過到了長沙株州就會停止，是不會到衡陽來的。同時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後，英美必以蘇聯在遠東開闢第二戰場為交換條件，華萊士訪蘇時經過蘇聯停留這樣久，正是因此，所以他們相信蘇日戰爭最近必會爆發，犯湘敵軍就會北調，中國就可從此平安收獲勝利的果實了。由於他們立下這種信心，故衡陽雜貨堆積如山，沒有因敵人快要殺來而貨價下跌，反之，不少握有游資的商人偷跑到前綫去搶運貨物，打算利用戰爭發一筆大財。

七月九日，衡陽青年會不知在那裏獲得消息，說日蘇戰爭已經爆發（！），他們熱心的在衡衢要道大貼壁報，使一般相信日蘇戰爭必然爆發的人一時獲得振振有辭的根據，並罵報紙不靈通，連這樣重要消息都不知道。可是報紙消息再不靈通，隔一日的國際大事總會有的，所以他們雖罵報紙，卻等待第二日的報紙來證實。然而第二日報紙所證實的不是日蘇戰爭爆發，而是將使他們幻想破產的敵人攻勢又猛深入的消息。

市民們所以如此樂觀的另一理由，是自湘北戰爭爆發以來，他們的市長趙君邁是非常樂觀的市長，在公開的宴會上，不是說敵人已被我們打退幾十里，就是說有最新裝備的盟軍已經開往前綫，戰局即可樂觀；或是說國際局勢馬上要有大變化，日本即會退兵。市長是在美國學過陸軍的，他每日與美國空軍接觸，與湘戰指揮者薛長官通電話，市民們都相信他的話是可靠的。市長辛苦經營的建築新衡陽計劃並未因湘戰而停止，為「聯絡中美感情」，費三百萬元而建立的舞場，即在戰火熾烈中落成，市長把他在美國學得的外國招待顧客的一套親自教給我們的茶房。美國空軍們一日數次飛往前綫作戰，已無暇到舞場尋樂，舞場中盡是中國顧客，市長也出入其間，狂歡達旦，舉行同樂，誰說他們忘記了抗戰，他們不也有時高舉酒杯，為預祝各方勝利而歡呼嗎？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

寡頭專制下的「教育」

一、校中公開聚賭

法西斯頭子陳立夫主持下的大後方教育，也像其他漆黑一團的「建設」一樣的烏煙瘴氣。在這次國民參政會上，曾經有人提出質問說：「重慶青木關中央大學附中分校，當暑假新舊校長交替時，舊校長帶新校長去參觀，見學生在校中打牌，頗為詫異，但校長則說：不讓他們打牌，那還要做出更壞的事！校長如此，學風哪能好嗎？……

但據陳立夫「解釋」說，這是因為「社會壞」，於是在參政員間引起一陣爭辯。鄧定蓀參政員即指出：我的看法與陳部長不同，並不是社會壞，影響了教育，而是教育敗壞影響了社會！

這樣，大會對陳立夫的質問達有四十六點。

但，還有更多奇奇怪怪的醜聞哩！

二、辦學為了賺錢

大後方的學校都成了「商店」。一個叫程英的中學生，九月十一日寫信給新華日報說：「我是一個中學的學生。最近學校當局，規定我們入學應先繳食米三斗二升（米全以老斗計），導師米二斗，連學費四千八百元，副食費三千元，以及遷移費二千元，共計要二萬三千八百元，書籍費和制服費在外。」

各個學校對學生的「苛捐雜稅」是名目繁多的，如重慶市立歇台中心學校，向每生勸募二百元的「建設費」，某小學每強迫學生在上一學期結束時每人預繳一百元「定座」，否則有失學的危險。有些大中學當局，對遲到學生也每處以「罰款」。甚至在華西大學文學院，鋼琴用一小時六百元，風琴則需四百元。到處都是銅臭！

校方拿到錢，「建設費」並不建設，「圖書費」並不買書，往往用作做囤積生意，如在福建，德化縣中學校長陳磊用學生的脂膏聚賭，還有些公然囤積居奇，錢全裝了校長們的腰包。

三、特務學生設秘密電台

國民參政會上參政員們問道：重慶大學有三個學生設立秘密電台事件，以及湖南大學風潮中三十餘學生被開除、五十餘學生被捕拘禁的事件：……但是沒有得到一回答」。這也可看出，在學校裏使用特務統治，乃是教育部一貫的「教育政策」。

特務統治下，不但學生沒有自由可言，連教授也時受迫害，動輒以「解聘」威脅，或用更無恥的手段：國立同濟大學教授卓陶之等因不滿學校行政，會聯名好幾次發出宣言代當，該校教務長竟寫匿名恐嚇信，具名「小路子」，警告他「當心腦袋」。……卑鄙下流，竟至於此！國民黨當局的「思想統制」的情形，華西晚報九月五日社論有段描寫：「教員潔身自好者，相率引去，或埋頭書案，噤若寒蟬，剩下一批不學無術之徒，高踞講席，貽誤青年，甚至發生離奇荒誕之言論，作壞人心術之鬥爭。學術早無自由，訓導已成統制」。

四、考場花絮

今年大後方的「考試」，貪污舞弊，花樣翻新。新華日報喻為「科場盛事」重見於今。盜賣試題事屢發生。廈門大學，高級職員盜賣試題，竟得賄十多萬元。連福建教育廳中學會考的試題也被盜賣生財了。甚至重慶中央大學的試題也發生同樣的事，致閱卷教授不知該怎麼辦。好久無法放榜，使上萬的學生心焦的盼待。而在考場，又有什麼「頂替」、「換卷」，還有所謂「護航」，有錢的公子買很多人在考場裏「護航」「護照」，據說最多的一個人竟有「護航」者三十四人！

五、師生生活同樣辛酸

各校的師生，受經濟、政治、種種壓迫，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

很多大學教授，整天飢寒交迫。參政員盧前說：「很多教師教書，而自己的子女進不起學校！」

學生呢？某校有一輸血團組織，把青春的血液賣給醫院。每一百CC售價為一千二百元，他們曾要求醫院加價到三千元，但醫院裏不答應，本就營養不良的身體變得更加孱弱了！

因此，很多知識份子和公教人員都成了「瘋子」。（見參政員許德珩質問）